

就「三思」、「三友」 談翻譯在古代漢語理解上的用處

劉 殿 爵

(一)

我們平常提到翻譯總以為翻譯是把用一個語言寫的作品譯成另一個語言，以便不懂原來文字的人可以看懂內容。其實翻譯的範圍並不局限於此。第一，翻譯不必牽涉兩種不同的語言。同一個語言中的方言之間，也可以翻譯，古語和今語之間也可以翻譯，甚至在完全相同的一個語言，用兩種不同的方法說同一句話也是翻譯。第二，翻譯不一定是全篇的翻譯。為了詮釋，將一個詞翻成另一個詞也是翻譯。譬如說古代的「屨」可以翻譯成今日的「鞋」。但翻譯更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用來分析一句說話的語法結構，尤其是一句話可能有兩個不同分析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兩個不同的翻譯分化不同的結構，從而把歧義顯示出來。《呂氏春秋·察傳篇》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魯哀公提出的問題環繞着「夔一足」的歧義。「夔一足」既可以解作「夔只有一條腿」也可以解作「夔這樣的人才，一個就足夠了。」一句話能作兩解，是因為結構有兩個不同分析的可能。一是把「一足」連讀。「一」是「足」的修飾語，所以「足」只能看作名詞，「一足」便成為「一條腿」的意思。一是「一」與「足」之間作一頓，把「足」看成形容詞，解作「足夠」。在故事中歧義問題通過翻譯解決了。「夔一足」翻成「若夔者一而足矣」。「一」與「足」之間加上一個「而」字，使讀者知道「一」不是「足」的修飾語。再在「足」後加「矣」，使讀者知道「足」不可能是名詞，一定是一個形容詞（或動詞）。這樣通過「夔一足」結構的分化，歧義就顯示出來。

(二)

《論語·公冶長》：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這裏「三」字修飾「思」字，全章可以用白話譯作：

季文子要考慮三次才付諸行動。孔子聽見這件事說：「兩次就已經足夠了。」

譯文有一點值得注意，這就是「三」字在白話不能像古文，拿來修飾「思」。因為「思」是動詞，而「三」在白話是不能修飾動詞的，所以只能把「三」翻成「三次」才能和「考慮」結合起來。這樣雖然可以對付過去，但譯文加了「次」字，作為副詞的是「三次」而不是「三」，與原文不無出入。

《論語·季氏》有以下兩章：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從來都解作「於人有益的有三種朋友」、「於人有害的有三種朋友」、「於人有益的有三種樂趣」、「於人有害的有三種樂趣」。這是把「友」「樂」看作名詞，指「朋友」與「樂趣」。如果細細想一下，這解釋不無困難，因為這樣講，第一，上半句「益者三友」①的主題是「三友」（三種朋友），而下半句「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的主題則是結交朋友的人，由上句到下句，主題突然轉變了，似乎不合理。第二，「益者三友」並未列出是哪三種朋友。下半句「友直，友諒，友多聞」，結交的沒錯恰好是三種朋友，但是要說這三種就是上半句的三種，中間似乎應該有所交代。因為這些疑問，我懷疑「三友」與「三思」結構上相同，「友」是動詞，「三」是修飾「友」字的副詞。「三友」的「友」既然是動詞，就總領下面「友直，友諒，友多聞」的三個「友」字，這樣一來，「三友」和「友直，友諒，友多聞」之間便吻合無間。同時，四個「友」字都是動詞，全句的主題都是結交朋友的人，半途轉換主題的問題便不會出現。第一章可作如下翻譯：

孔子說：「獲益的人三方面結交朋友。受害的人三方面結交朋友。結交正直的人，結交有信用的人，結交博學多聞的人，這樣做肯定是獲益了。結交諂媚奉承的人，結交顏色恭順的人，結交甘言美語的人，這樣做肯定是受害了。」

這一個新解法是否正確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要討論的是為什麼這個解法從來沒有人提出過②。照我看原因主要是因為「三」字在任何時代的白話都不能用作副詞修飾動詞。我們對古代漢語的理解有賴於白話的翻譯，翻譯不出的解法就不容易想到。

「三思」和下文的「再」字相對舉，不難感覺到「三」字與「再」字詞性相同，因此把「三思」看作副詞修飾動詞的結構。此外「再」可翻作「再次」，「三」字自然可以譯作「三次」。「三友」情形有所不同。「友」原來是一個名詞，用作動詞有點詞性活用的意味。加以「三友」的「三」譯作白話很難想到一個合適的辦法，就是說加

些什麼字呢？（上文把「三」譯作「三方面」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翻譯的困難妨礙了我們新解的探索，《論語》這兩章文字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

- ① 爲了避免累贅，以「益者三友」例其餘。
- ② 「三思」的「三」，因爲看作副詞，所以傳統讀去聲 [sam³]，但「三友」、「三樂」卻從來沒有人讀去聲，可見沒有人把「三」字看作副作詞。

譯界訊息

香港翻譯學會與市政局圖書館合辦之「翻譯研討會」，將於1989年9月9日（星期六）假大會堂劇院舉行，歡迎參加，詳情請向市政局圖書館查詢。

本屆翻譯研討會主題爲「翻譯及傳譯在香港的發展」，內容簡介如下：

連續傳譯筆記：藝術家的工具

講者：鄭仰平先生（臺北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員：丁紹源先生（香港翻譯學會執行委員）

三個主要國際會議中心的比較——如何令香港成爲一個國際會議中心

講者：布蘇珈璐女士（國際會議傳譯員協會會員）

評論員：龐林淑蓮女士（香港政府總即時傳譯主任）

商業實務翻譯概論

講者：潘定鈞先生（中外語言翻譯有限公司業務推廣董事）

評論員：黃邦傑先生（朗文集團（遠東）有限公司辭書/翻譯出版總編輯）

雙語立法在香港的發展

講者：歐成威先生（香港政府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評論員：丁紹源先生（香港翻譯學會執行委員）